

莫迪亞諾奪諾獎 帥叔叔的巴黎迷藏

「我的過去，一片朦朧……」2014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在1978年的作品《暗店街》中如此開篇。這本小說為他奪得了法國龔古爾文學獎，而這個句子，似乎洩漏了他文學的密碼。追尋、迷惘、消失……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讚揚莫迪亞諾筆下「回憶的藝術」，他的文字時刻撫觸着人類難以捉摸的命運之謎。

對於普通讀者來說，莫迪亞諾的作品並不是那種艱澀小眾的磚頭讀物。這個帥帥的法國大叔，喜愛書寫幽暗的街道與迷失其間的幽微人心，文字卻詩意、淡然又青春，還不是文青的最愛？

文：尉瑋、賈選凝 協力：趙倩、張夢薇、伍麗微 圖：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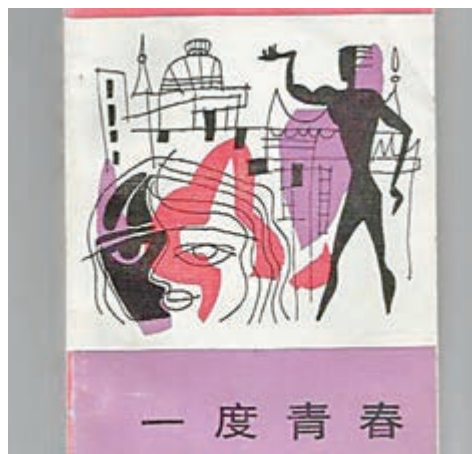
■《地平綫》（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



■《暗舖街》（《暗店街》又一譯名，譯林出版社1994年版）



■《青春咖啡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李玉民譯《一度青春》

莫迪亞諾： 過往是一個謎團

文：木吉

巴黎新索邦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現居上海，任職華東師範大學

法國文壇向來有學院派的傳統，不少大作家的作品晦澀難懂，是專業評論和大學教授的陽春白雪，卻不是法國人會在夏天帶去度假的伴侶，也不是每年九十月份的文學「回歸季」讀者們湧向書店的時候瘋狂尋找的對象。莫迪亞諾則不是這一類作家。在諾貝爾獎之前他已經是法國和歐洲各大文學獎項的寵兒：羅傑-尼米埃文學獎（1968）、法蘭西學院大獎（1972）、龔古爾文學獎（1978）、奇諾-德爾杜卡世界獎（2010）、奧地利政府歐洲文學獎（2012）。但即便沒有任何學院素養的普通讀者也能將他的作品讀得津津有味。

他的語言淺顯易懂，並且往往借用了偵探小說這個通俗讀物的外殼，令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就被他裹挾到筆下那個神秘斑斕的世界中去。而他的成功也早已突破了純文學的範疇。常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74年他為新浪潮導演路易·馬勒編劇的《拉孔布·呂西安》獲得了包括奧斯卡和英國電影學院獎在內的獎項，而他在1988年與漫畫家桑貝合作的兒童插圖讀物《戴眼鏡的女孩》令所有的讀者都對那個住在巴黎北站附近、透過厚厚的眼鏡觀察世界的小卡特琳難以忘懷。甚至，如果熟悉法國文化的話，我們還會記得他為香頌女神馮絲華·哈蒂寫過那首「Étonnez-moi Benoit!」的歌詞。

作為莫迪亞諾的愛好者，我因為喜愛另一位法國作家喬治·佩雷克而碰巧成為了他的讀者。因為和佩雷克一樣，莫迪亞諾的小說世界裡是無盡的回憶和同樣無盡的對於過往的追索。無論是《星形廣場》、《環城大道》裡的猶太人，還是《尋我記》中的無國籍者、《夜巡》中的流浪者，莫迪亞諾的主人公普遍具有飄搖的身份。他們在現實中得不到確認，永遠地生活在兩個世界裡，在過往和現實之間的奔波中追尋着自己和周圍人物的身份之謎。而作品中陰鬱的巴黎和巴黎的天空下陰鬱的雨水，不斷印證了自我的喪失和尋找的艱難。

曾經流行的一種評論方式反對在閱讀中將作品和作者的生平掛起鉤來，但在閱讀一些作家的時候怎麼能忘記他們的真實經歷呢？童年缺席的父母、早夭的弟弟在莫迪亞諾的作品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奇特的是，和成長於二戰、生命「被歷史用斧頭劈成了兩半兒」的猶太作家佩雷克不同，生於1945年7月30日的莫迪亞諾沒有任何二戰時期的生活經驗，但早在1968年的處女作《星形廣場》中他就用極度的細緻還原了德佔時期的巴黎風貌，這個父輩生活過的時代成為了他之後所有的小說中孜孜不倦的描畫對象。就彷彿，莫迪亞諾通過一系列錯綜複雜的自我虛構，包裝起一場歷史迷宮中的自我追尋。他刻意重現了他誕生之前的那個時代，那個平凡的個人與歷史悲劇相碰撞的時刻，借此作為對無法企及的生命起源的尋找，表達對永恆的世界之謎的驚歎。

就是在此刻重讀莫迪亞諾的時候，我突然記起，一戰過去已經一百年了。莫迪亞諾，當然還有我喜愛的佩雷克和同時代的一些作家，透過對「無法捉摸的命運之謎」的描繪，不斷地對二十世紀這個於當今的歐洲甚至全人類有着切膚之痛的時代做出回望。法國哲學家德塞爾托曾經這樣形容歷史學家和小說家的區別：歷史學家扮演掘墓人的角色，他在史書中埋葬死者，在事件的因果鏈中分給他們一席之地，好將世間留給活人，而小說家則重新掘開了墳墓。作家是這樣一個「扒墓人」，他的筆尖在時間的鏈條中刺出一個缺口，令歷史的復活在過去與當前之間、在虛構與現實之間產生強烈的「撞擊」，將已知變成疑問，將我們所面對的歷史遺產呈現為解不開的謎團。我想，莫迪亞諾的作品能夠得到最高的文學褒獎，原因正在於此。這位已經翻譯成36種語言的作家用普魯斯特式詩意汪洋的筆觸和隱射、暗喻的方式令歷史的幽靈再一次歸來，在記憶的混亂之間遊蕩。

他不斷提醒着：我們面向長長的二十一世紀，但我們的身後被過去之謎所繁繞，生在此中，我們惴惴不安。



■1978年，莫迪亞諾因《暗店街》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後留影。

法新社

打動內地文藝青年

對中國的文藝青年來說，莫迪亞諾並不是十分冷門的名字，王小波在小說《萬壽寺》中就已經引用過《暗店街》中的句子，而莫迪亞諾的作品，包括《暗店街》、《星形廣場》、《地平線》、《緩刑》、《青春咖啡館》等自上世紀80年代尾開始，陸續引入中國內地。

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薛立華翻譯的《暗店街》，到了上世紀90年代，又出現了李玉民所翻譯的兩本合輯：《一度青春》收入《一度青春》、《往事如煙》、《淒涼別墅》三部小說；《尋我記·魔園》則收入《夜巡》、《尋我記》和《魔園》三部小說。電話那頭，李玉民告訴記者，因為法國文學不久前才斬獲過諾貝爾獎，對於莫迪亞諾的獲獎直感意外。他形容，莫迪亞諾作品中的象徵比較多，一共寫了20多部作品，都是中篇的規模，「他作品的所有內容雖然題材不同，但都只有一個主題：尋找。」

也許正因如此，當年李玉民翻譯《暗店街》時，將其譯為《尋我記》，「因為那是一個講尋找自己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在二次大戰時為了逃避戰場，買通了人想偷越邊境，沒想到卻被人騙，自己被扔到雪山，受了這樣的刺激之後他失憶了。後來戰爭結束後他在一個偵探手下做助理，掌握了一些偵探工作的方法，於是開始想通過偵探的方式，尋找自己的身世。」

李玉民形容莫迪亞諾的作品別具一格，文字尤其典雅，但作家其人十分靦腆低調，不大願意和媒體見面，即使出書也一般不出來做宣傳。上世紀90年代，莫迪亞諾的女兒曾經來中國留學上暑期班，李玉民和她見過面，但與她父親則一直沒有機會碰面。「這次諾獎頒給他是對這種新寓言派的風格的一種肯定。我個人認為最奠定他個人風格的作品是《暗店街》，也是我翻譯他作品中最喜歡的一部。」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教授程小牧也將《暗店街》列為自己最喜歡的莫迪亞諾作品，她形容莫迪亞諾兼具兩種特點：「他一方面故事情節的構造引人入勝，另一方面又有一種法國蒙恬散文式的筆調，充滿抒情性和詩性。」

近二十多年，莫迪亞諾的作品多次被內地出版社出版。10年前，上海「99讀書人」再次引進莫迪亞諾的四部小說，將《暗店街》、《星形廣場》、《環城大道》與《夜巡》合併為兩本書出版，2009年又出版了《青春咖啡館》。「99讀書人」副總編輯彭倫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時曾透露《青春咖啡



■巴黎書店中擺出莫迪亞諾的專柜。 美聯社

館」至今已經銷售突破兩萬冊，「屬於引進外國文學中比較暢銷的。」該譯本還獲得了傅雷翻譯出版獎，譯者金龍格曾在訪問中提及，莫迪亞諾的文字看似簡單，但就如同清澈的水面下暗藏很多漩渦，「對譯者來說有很多陷阱，稍不留意就掉進陷阱裡。」

台灣允晨出版社： 好作品終究是王道

台灣方面，曾引進莫迪亞諾至少四本中譯本，包括時報出版在上世紀90年代中出版的《帶眼鏡的女孩》、《暗店街》，皇冠出



■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

失落諾獎無損吸引力 村上推新作《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已連續六年入圍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賽前大熱，但最終仍與諾獎擦肩而過。但在許多讀者心中，村上早已是「無冕之王」，拿不拿諾獎無損其作品魅力。

去年，村上的小說《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狂捲書市，售出超過10萬冊，今年，他的新作《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即將在台灣推出繁體中文版（將於10月14日展開預購），由賴明珠翻譯，料將掀起另一波閱讀熱潮。而諾獎公佈前，《紐約客》雜誌已忍不住

率先刊出其中一篇《雪赫拉莎德》（Scheherazade）以饗讀者。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是村上繼《東京奇譚集》後又一本短篇小說集，據台灣時報文化出版社透露，該書在日本發行時共收錄六篇作品，繁體譯本中則將多收入一篇〈戀愛的薩姆沙〉，是全球唯一收入七篇的版本。這本短篇集也是村上第一次以男女、兩性為主題創作的戀愛小說，七個男人、七個故事，描寫愛情的各個面向。

文：草草



版的《三個陌生女子》，與2010年由允晨文化出版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下簡稱《青春》）。

允晨文化的編輯廖志峰，在電話那頭興奮地說起莫迪亞諾的得獎。「做他的書很重要，在法國他已經拿過很多獎，書裡面滿是歷史的記憶，但寫來又總是淡淡的故事。我覺得這樣一個作家應該有他的位置，諾獎頒給他讓他終於被更多的讀者所看見。」

會選擇出版《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是因為譯者王東亮的極力推薦。「我和王老師之前合作過《情人》的重譯，很喜歡他的譯文，他極力推薦《青春》，是他自己很喜歡的一本書。」廖志峰形容《青春》「迷人又耐讀」，作品以1950年代末的巴黎為舞台，頻繁出入「孔第咖啡館」的青年女子「露奇」行跡飄忽，不停轉換身份、逃避生活，但縱使偵探也參與其中，人們卻還是摸不透她的真實面目。而1950至1960年代的巴黎，更透顯着神秘的詩意，讓人心嚮往之。

廖志峰說，作品對人性、青春的迷茫刻畫動人，「中年後，對人生的體會更深，讀來覺得好感傷。書裡面可能有很多他自己和他人的故事，所一直描寫的街道，一定也對他有特別的意義，好像所有希望和感傷都藏在那些街道中。他強調一個『永劫回歸』的概念，主角逃不出虛無與迷茫最後自殺，但我並不覺得那是意外，其實人生不就是在那虛無與飄逸感之中嗎？」

編書時廖志峰前往巴黎，也忍不住到書中描寫的街區散步，更將自己的一些攝影作品收入書中，只可惜莫迪亞諾為人低調不好會客，沒有機會與這傳奇作者見上一面。

今年諾獎，村上春樹繼續「陪跑」，有書迷將村上與莫迪亞諾相比較，指出兩人亦有相似之處——細碎的細節描寫與淡淡的寂寞味道。廖志峰則說，自己也喜歡村上，其作品其實法式味道也很濃，「但如果就文學性來說，莫迪亞諾更濃一些。感覺他作品中的關懷面更廣，有更深的時代關懷在背後。當然，村上的書中也有一種疏離感，但當莫迪亞諾的主角在街道上走來走去尋找自己的時候，那種虛無更深沉。」

2010年在台灣出版《青春》，市場反應並不好，廖志峰笑說甚至不好意思去說賣了多少本。「本來我最想出他的《環城大道》，更沉重。但《青春》反應不好，所以不敢去嘗試。」這次莫迪亞諾奪得諾獎，他吁出一口氣，坦言為自己打了一劑強心針。「出版不好做，有時出的作品不能馬上見到很好的效果。但這一次更讓我們知道，不管怎麼樣，好作品才是王道！」